

互廠文藝習作叢書

擦車

阿鳳創作

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作者自我介紹

七七事變以前，我在中學讀書。事變後失學，考入鐵路，學習一年半，派在天津機務段，爲學習機車司爐（技術工），後昇正式司爐。

勝利後一年，派到北京機務段，仍爲機車司爐名義，但並沒做實際司爐工作，而在路局助勤，作鍋爐檢查助手。學習鍋爐檢查兩年，並在唐山機廠製爐廠學習半年（屬於檢修的鉚工部分）。

機車司爐的職務（技工待遇），一直保持到解放後。四九年路局第一次評職評薪，被提昇爲學習工務員。

解放後在路局機務處及分局機務科工作。五〇年底，調入「鐵路工人報」（路局機關報），在「生產組」機務部分工作。

解放以前，我家中人口多，收入少，生活很困難。解放後，生活情形好轉。父親（已故去）是畫照像背景的油漆匠。自從我入了鐵路後，家中生活便依靠我自己的工資維持。

在中學時代，對文學便很愛好。解放後一年，開始學習寫稿，先是通訊，後寫報告散文。所寫的稿子，大部分是爭取配合當前政治及生產任務，尤其和自己實際生產任務有關係的，甚至想在生產運動中起點作用。

例如我在路局機務處機車科工作時，寫出「擦車」、「學習檢修」、「挑戰」……，都是那時自己的實際工作；藉此瞭解各機務段優秀機車，總結和推廣他們的經驗。

又如在津分局機務科機車股時，在領導下擔任「模範機車隊」工作，所以寫出了「入隊式」、「光榮牌」、「張大車」……等有關模範機車隊方面的文章。

抗美援朝運動展開後，寫了「永不間斷」，因為這時「保證運輸任務在任何情形下也不間斷」正是一些先進機車小組提出來挑戰的。等到機車乘務員志願赴朝開始實際行動時，我又寫了「一個懇切的要求」等篇。另外，李永老英雄號召路局展開超軸運動時，我就寫「超軸」；鎮壓反革命時，我就寫「我不該那麼麻痺」……

這些寫作，自己的想法，是打算通過這些稿子，希望在愛國主義生產競賽或抗美援朝運動中起一點作用的。

另外一部分作品，是職工家屬生活方面，和歌頌新生的祖國和新社會的。這些習作，大都是真實具體的事情（聽到的和看到的），或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生活，再加上一番寫作功夫，不完

全是「真人真事」，也不完全是「真人真事」。

寫出來的稿子，發表的佔二分之一，也都是經過編者的修改和提出意見重寫的。所以我很感謝天津文聯的負責同志，「天津日報」、「人民鐵道報」、「鐵路工人報」的編輯先生們，尤其是「天津日報」的文藝小組給了我更多的幫助。這些，都使我深深感到新社會對自己的獎掖與扶植的。

工廠文藝習作叢書

阿英主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(1) 工人寫作講話····· | 錢小惠作····· | 3,800 |
| (2) 織布機翻身記····· | 何苦創作····· | 3,300 |
| (3) 工人創作畫····· | 錢小惠編····· | 5,000 |
| (4) 王寶林結婚····· | 何苦創作····· | 3,800 |
| (5) 工廠素描集····· | 田零·孫桂桐作·· | 5,500 |
| (6) 海河散歌····· | 王昌定作····· | 4,200 |
| (7) 死車的復活····· | 錢小惠作····· | 4,000 |
| (8) 下廠與創作····· | 阿英作····· | 4,600 |
| (9) 工廠美術工作與新聞工作····· | 程默作····· | 3,900 |
| (10) 把冷了的火爐燒起來····· | 何苦創作····· | 3,600 |
| (11) 開花結籽····· | 余曉創作····· | 3,800 |
| (12) 天津工人畫集····· | 錢小惠編····· | 6,500 |
| (13) 滿堂紅····· | 任伍創作····· | 3,700 |
| (14) 控訴····· | 王昌定作····· | 5,600 |
| (15) 工人歌曲集····· | 天津市音工團編·· | 4,500 |
| 16) 光輝燦爛····· | 任伍創作····· | 5,000 |
| 17) 工廠裏的戰鬥····· | 何苦創作····· | 3,800 |
| 18) 小翠····· | 吳繼雲作····· | 4,000 |
| 19) 老歪和破耳朵····· | 史林碧作····· | 3,700 |
| 20) 皮猴····· | 滕鴻濤作····· | 6,200 |
| 21) 爲了祖國····· | 鮑昌創作····· | 4,000 |
| 22) 擦車····· | 阿鳳創作····· | 6,700 |
| 3) 潘長有····· | 張諦作····· | 4,500 |

DO

晨光出版公司出版

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246,256號

目次

擦軍·····	一
學習檢修·····	一〇
五一的壁報·····	二二
他把生命獻給了抗美援朝·····	二九
在列軍行進中·····	三四
入隊式·····	四〇
挑戰·····	四六
永不間斷·····	五四
水落石出·····	六〇
超軸·····	七三
光榮牌·····	七八

春天裏的音訊.....八三

楊大娘遊行.....九〇

孩子的佬佬.....九四

鞋.....一〇一

一個懇切的要求.....一〇六

壯兒.....一一一

×

×

×

×

在攜帶兒童車上.....一一五

鐵路職工家屬婦女們.....一一七

罐頭與牛.....一一九

慰問袋.....一二二

菜市.....一二四

門前的工廠.....一二七

食堂裏.....一二九

煙.....一三二

我不該那麼麻痺·····	一三五
張大軍·····	一三八
老趙家的春節·····	一四二
老趙這一家·····	一四六

擦車

列車過了北站的新開河鐵橋，寧國夜間輝煌的燈火都沒引起張大車的注意，只略微看了看天橋下的電錶，是不是時間跟自己的懷錶一樣，通過北站，又通過東站的兩座天橋，一直到了下九股的貨物列車到達線，張大車提起嗓子眼的心，才算「撲通」放下來。車快到了洗爐，就是放水勤，小心翼翼的開，道上也噴了兩回水，又費煤又費水又把汽缸弄的挺髒，伙計小李雖然沒說甚麼，可是兩眼朝汽門手把盯了好幾次，一面又把給油器的手輪轉了一點，油滴由每分鐘四滴調整到六滴了，張大車也覺得面上無光，臉上紅了紅，自言自語的叨念着：「鍋也不算太髒呀？這是怎麼鬧的？」

車摘了鈎，讓誘導員把機車領回機務段，把車交給外勤，跟着火司爐，回到運轉室報了告，交了運轉報告，剛說到洗臉房洗洗臉，司機長老楊便跑來了，問了問機車狀態，跟運轉上的情形，便說：「你們三個先洗臉去，我趁這時候找着老陳，咱們來個碰頭會。」

司機長爲了照顧他們累的慌，沒一會碰頭會便開完了，有許多事還要等待明天的定檢小組會

上去解決。像是不是對秦皇島、大同機務段的挑戰車應戰呀？是不是要爭取「五百公里機車」的紅旗呀？怎樣在「五一」以前學會乙丙檢呀？……

不過這碰頭會也解決了兩件事，一件事包車組全體明天參加洗爐掏水鏽，第二件事是要徹底把車擦一擦，因為這些日子儘循環運轉了，車總不在家，並且這些日子總颺大黃風，不但人跑趟車身上臉上黑煤末子和黃沙土摻合成又黑又黃的調和色，機車黑亮的大軀幹跑趟車也像輕輕的罩上了一層黃紗。可是雙管齊下又要掏水鏽，又要幹點鬆鬆緊緊的零碎活，填個扒根調整個斜鍵甚麼的，又要擦車，這就有點抓不開！

抓不開怎樣呢？一八七五那組車現在入廠，他們正在段上跟裝修的工友們學習檢修技術，人倒有空，請他們來倆人幫幫忙倒不致吃碰，可是人家也打算響應上級號召，在紅五月前學會乙丙檢。司機長咬着嘴唇，抓了抓頭髮，掐着指頭左算右算，最後還是決定由自己小組設法克服困難，可是人又抓不開呀！小李這時想了想，提出建議：「要不明天讓我那口子來，回頭我路過老趙家裏，讓他老婆也來，這兩天老趙丈母娘看姑娘來了，家裏有人做飯看孩子，老趙家裏可以出來，倆女的還頂不上個男的嗎？」

司機長約摸約摸：「再看一個半個幫幫手就施展開了，我老疑心烟管沒准堵了幾根，最好抽出個人來幫助通通烟管弄徹底點！」

張大車這時竟不知道從那裏來股勁，冒冒失失就說了句：「我讓我的老婆也來，幫助擦擦桌子裏，水櫃甚麼的！」大家聽了全一怔，張大車的太太是有名保守分子，除了張大車跟他孩子外，她沒注意過別人，也沒被別人注意過。她那窄小的心房似乎已經讓那些陳舊子爛乏蔬所淤塞，就憑張大車笨不幾的嘴皮子，能把他那十八世紀的太太的腦袋開了竅？

張大車那裏來的這股勁呢？一來是周圍新的事物變化使他的腦筋有點轉變，為小組的成績好，為小組這台車說哪兒有哪兒。把車弄的呱呱叫，大夥兒瞧這台車，就好像翻了身的農民瞧着自己新買的精壯的黃牛似的，處處經心、留意，希望把車保養成一條鐵牛。小李老趙老婆時常來段幫助過擦車，自己家裏沒小孩，就一個半大小子也上六年級了，學校連上午飯不在家吃，老婆本來在家挺閑在，來段幫助擦擦車又有甚麼關係呢？就說為自己也應該呀？應該是應該，可就是張大車沒把他太太的保守跟封建勁打入預算。

所以說完大家一怔神，對他一看，他也有點犯嘀咕，直盤算，可是君子一言，如白染皂！這麼大人了拉出屎來還能坐回去？

張大車也豁出來了，接着說：「我動員動員她，沒準許有把握！」小李笑笑：「打開你府上那座頑固堡壘呀？除非……」張大車着了急，盯着問：「除非怎麼樣，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？」小李開玩笑的說：「不是那個，我說打開你家裏那座頑固堡壘除非你矮半截！」張大車一聽沒好

話，搶兩步伸出手來就要抓小李，小李一邊躲開，一邊笑着說：「矮半截是跪放呀？打仗那有站着放槍的呀？」惹的大夥都睨着張大車笑了。

張大車自己也打趣的說：「只要她來，就是矮半截那又有甚麼關係？我爲難着窄是衝着咱們這台車呀！」

可是，當張大車提着飯盒子揣着小帆布包回家時，心裏可像鍋爐裏的水翻着花，一壁走着，一壁回想着他那又辛酸又甜甘又警扭又痛快的往事：

談到擦車，張大車可算老門道了，幹鐵路一上班便擦車，一直擦了整整七年。他有把擦車用的括刀，至今還明光蹭亮的存在家裏當作紀念，這七年，使老實厚道的張大車，也學會怎樣耍滑取巧！

張大車一上班不知道是人家欺生呀？還是沒給擦車頭打點過去，沒提過蒲包，還是擦車的有這麼一個老傳統，剛擦車那兩年，冬天哪，派你擦水櫃、擦車底，到了夏天可熬的擦水櫃涼快哪，頭兒又叫你擦大幫，太陽晒的腦袋直發暈，可是這還不要緊，踩着的踏板是鐵的，太陽晒的燙得站不住脚。慢慢張大車對擦車總算有了經驗了，天冷，擦鍋皮，樓子裏好，天熱，擦水櫃好，輪子車架車底不好擦也不顯活，水櫃大鍋顯活，車底樓子可以磨洋工，車底是外面有人不容易看到裏頭，藏在車底可以看得見外面，樓子裏又高又有窗戶，可以瞭望，頭兒來便動手，不來

便磨時候，這是擦車的理論，擦車經驗的結晶哪！當然，這是那時候，給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幹活的時候。

張大車擦了七年車，看了一年火，又在給油室澆了大半年油，這才上車當小燒（學習司爐），以後升大燒（司爐），先跑貨車，或是倒站，以後才上的慢票特快！這又是五年，小鬼子在的時候升了學習司機，又改了司機，這才算脫離了鐵把，摸上三大件，容易嗎？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，多年的大道踏成了河，好容易當上大車哪。

解放了沒兩月便實行了「乘務負責制」，三班九個人包一台車，三班包個車也不錯，總使喚一台車也摸的準它，哪鬆哪緊哪壞哪漏也願意拾掇，可是，就是一件事不願意，便是不論大車也好，伙計也好，是乘務員都要：「擦車！」

新的生活漸漸開始了，每個包車組的乘務員擦自己的車，已是他們本心所需要的事，爲了擦車，他們從工資裏抽出一部分錢，買破布，草繩子，火油，灰鉛粉，擦銅油……有人發明了撈河裏的纖維性的河藻，晒的半乾可以當棉絲，立時段上工會大字報便表揚介紹出來，有的組發明了用舊橡皮鞋的海綿底擦車幫好，有的組發現了用大刷子刷鍋皮顯得乾淨，並且把跑車的飯費領下來買了幾把大刷子送給別的包車組。

張大車起初擦車是敷衍，是怕段長主任的檢查，是受了司機長跟伙伴的催促，只好到段上應

應景，省的飯碗子亂顛：「這年月時興這個嗎？」張大車也只好避避委屈適合潮流，擦車呢？也不過擦樓子裏的銅活小零件，或是弄個大連桿子磨起來，車底嗎？大鍋嗎？當然是伙計們的事，張大車覺得這瞞上不瞞下，分出等級的擦車，才算維持着大車的起碼面子。

然而別的司機們，連司機長指導司機都在內，越來越把「司機的尊嚴」不當回事！就按張大車這組說吧！司機長老楊那回擦車都爭着擦車底車架，哪誰哪不好擦搶着擦哪，別人呢，雖然也有分工。可是也都搶着幹費勁的活，擦完了自己的活還自動幫助別人擦。他們每次都把比較不髒不累的活分給張大車，張大車起初也受之無愧，甚至還覺得「你們不必跟我玩這一套，有蒜不吃裝洋相，活該！」可是日子長了，一組九個人老覺得自己和人家「個色」！全組的人有說有笑的，自己總覺得和大夥不是一路，孤立，不合羣！想找辭兒退出這個小組，拆班，可是又真抓不住說辭，不要說擦車，就是燒火，喊信號，清爐給油，平煤，寫報單，哪樣也不讓張大車操心。大燒有時批評小燒，給小燒提意見，可是有時又挺照顧小燒像他弟弟似的，常自動給小燒挖好煤，教給他怎麼投煤。小燒呢，碰上大燒打盹或是不喊信號也給大燒提意見，不像過去看見了也不說，他們倆也常常說：「我們倆的活哪幹的不到家，張大車你是老經驗可說話呀！」

張大車也慢慢覺得自己這「爹死娘嫁人，個人顧個人」的作風沒味，不痛快，總沒有他們生活得那樣有生氣，有勁頭，有希望……總想有一天也和他們在一起，可是，總覺有一幅無形的幔

幕隔着的。終於，有一天，在和司機長老楊，指導司機老崔，搞工會的老陳痛痛快談了一次話，張大車竟也說出帶着自己的女人來段擦車。

家屬婦女來段擦車，在最初幾個還算是新聞，博得人們的驚訝和讚嘆，還能惹得好奇的人們去看看，而現在呢？已經是見慣的事。家屬婦女們一邊擦着車，一邊埋怨自己的丈夫兒子兄弟們，爲甚麼平常不愛捎帶手擦了，攢起來一塊擦多省事；一面也體會出自己的丈夫兒子們，當初整年整月幹這勾當，一手拿着括刀，一手提着石碱水或煤油，夾着點破布草繩子，風風雨雨的在三九三伏天，整天圍着這大東西轉，也真夠噲的！

張大車回到家裏的時候，電燈把屋子裏的陳設照的很整潔明亮，張大車的兒子吃了飯，到隔壁他們那小組長家裏去說是甚麼「集體溫課」去了，張大奶奶在屋裏悶的慌，正打開無線電聽職工新聞呢。張大奶奶這些日子聽無線電聽的上了癮，這也是張大車父子這些日子在家呆不住的緣故造成的。張大車除了吃飯睡覺，總想上段上跑，段上又是俱樂部，又是洗澡房，理髮室、食堂等，再加上學習甚麼的。張大車的兒子也是下了課，儘自不回家，又是練腰鼓練洋鼓洋號，又是歌詠隊，溫習功課，有時也集體復習了。串個門子吧，張大奶奶一來不大慣，二來家裏也沒人看家，並且又是睜眼睛子，不認得字，所以只好扭開無線電聽。起初只聽聽相聲大鼓河南墜子，後來碰巧也聽聽職工生活職工新聞，知道了上工廠做工的工人們還鬧的挺歡，有時也有機務段的新

聞，那台機車走了八萬安全公里哪，那台機車受了獎勵表揚啦，張大奶奶漸漸對職工新聞也聽上了癮，有時間張大車：「怎麼你們這台車的事不上電台呀？」問的張大車也支支唔唔回答不上來。

不知不覺的，一縷新鮮的空氣擁進張大奶奶那陳腐窄小的心房，而且從現實日常生活中，也感覺出解放前後不同的味道，這一點張大奶奶自己沒有顯明的覺出來，張大車更觀察不出來。

張大車一直到吃完了飯，仍猶疑的沒有勇氣提出讓他女人上段上幫助擦車的事，心裏覺得發悶。老想說出來，也不知怎麼的，話湧到唇邊又嚥回去，弄得坐着站着都不得勁兒。有時想明天不用讓她去吧？編個瞎話就說她這兩天身上不方便啦，不也很入情入理嗎？可是又一想，這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，是行是不行也應該弄個水落石出，可就是嘴笨，找不出適當的辭兒引頭，他一面翻來覆去的想，一面隨手拾起碗筷來。張大奶奶趕忙攔住他：「這是我的勾當，你在外累了一天哪！」張大車也隨口說：「你的勾當我幫助幹不行嗎？我的活你也興幫把手呀！」說完了張大車又高興又奇怪今天自己怎樣也會把握機會隨話答話了。

大奶奶一聽話裏有因，跟着問：「我幫你甚麼呀？」張大車決定不放過這機會了，警足了勁，在積聚了多半天的話，暢快的倒出來。

張大車說完了，身上覺得很輕鬆，他想聽聽她怎麼反應吧？瞞怨自己說話沒有把門的嗎？婦

這人家不宜出頭露面嗎？油支麻滑的嫌嫌嗎？讓人家笑話嗎？

誰知她的回答竟出了他的意料之外，張大奶奶思索了半天笑着說：「行嗎？你可別瞎猜！我怕我沒力氣幹重勾當呀！」

張大車一聽有門，說句時興話是原則上沒有問題了，僅只是技術問題了。張大奶奶考慮的不是去不去，而是去幹的了幹不了？這時，偏巧張大車的孩子溫完功課回來，才把這問題暫時擱在那裏。

第二天早上一開門，同院的街坊便說：「你們昨天夜裏怎麼啦？怎麼話匣子開起來沒完？」張大奶奶一聽也笑了。

這天的午飯他們提早吃了，吃完飯把屋子歸置好，街坊便看見張大車兩口子提着小包袱往機務段那方向走去。街坊很奇怪，輕易這兩口子也不一塊出去呀？

根深蒂固的家庭婦女也開始向前移動了！是甚麼力量才能撼動到這社會上的「止水的下層」呢？

過了兩天張大車又跑車了，操縱着那雄壯整潔的大鐵牛，分外覺得稱心順手。列車離開了下九股，過了東站，經過北站的地道時，張大車看見寧園門口三八婦女節的大標語：「參加生產，學會本領，管好國家，」，不禁泛起會心的微笑來。